



《第二名》 〈鹽外之憶·鹹外之因〉

黃威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二年級
2016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台灣西南鹽業區域社會生活史

涇涇的汗珠豆粒般透出額角上歛張的毛孔，腥鹹氣味隨海風滲進我脆危的鼻息，一陣如浪的暈眩猛襲來。抬眸，一畦畦精整鹽埕地磚顏色是剛哭過的，讖語般的色澤，在心頭蒙上一層薄紗般的涼意；閒置時久的瓦盤鹽田沉默地示現生命原鄉的張惶和倉促的大量留白。

課程佐《鹽田兒女》為鹽田實地探查基調，每一步拓落即尼采所提：「永恒回歸」(Eternal recurrence)，因為時間無法重新、回顧，故而參與別人的『時刻』以重現自己的經驗。課始，先從泛黃的歷史扉頁中沈澱不同時代之政權之於鹽業人口的悲歡笑淚，並輔以各時期之鹽田位置、面積及鹽工人數等推展出往日流年裡風華光景；此外亦論及鹽分地帶治療風土病的囑託醫，傾盡一身醫術解該區人們免受連日風沙迷眼之苦。接續著即親身涉足以貧窮與苦難為材的故事建築，感受作者文字體現：烈烈暖風無情拉扯瀏海，赤日肆虐炎威燒灼著如地上之鹽的我們舉目所及是一整套小蒸發池、蓄水池……，雖時至今日多已廢置，但卻擁有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延伸，我們可以用想像力跟感情修護出夙昔景貌。

「明月望著逐步掉落水平線的夕陽，眼淚沿著腮邊滑下來，終身的是為何自己做不了主？人的一生難道就是任著人擺佈，一點反抗的力量也沒嗎？」

《鹽田兒女》娓娓道來往昔女性於父母之命與自我想望的劇烈掙扎：主人翁明月與母親雖同生女性，但未能相互體諒，最終明月從母命招贅，然婚後她事事精明能幹的表現和與生俱來的堅韌性格在丈夫眼中成為威脅男性尊嚴的魔障，從自卑、畏懼，乃至萌生荒誕可怖的控制欲，一次次強迫她體認身為一名傳統社會女性的從夫命運。而經由實地踏察鹽田生態文化村，自耆老和該地學術研究者口述得知當時女性常迫於家庭經濟而放棄學業從事勞重的擔鹽作業種種，文字剪影和現實景狀瞬間重合，鉤勒出四五十年前斑駁的鄉土輪廓，一張張倉皇人臉在澄澈的蓄滷池中蔓延出無奈與不安。

是誰定義了我們的生活？

Eve Ensler 演講 (Embrace your inner girl) 論及「世界安靜而極致的暴力，正毀滅著女孩與溫柔的自己。」每個人身上皆存在著「女孩細胞」，它們慈悲、熱情、感性、體貼，然社會期待壓抑這些「陰性」特質，並透過教育和刻板印象告訴男孩們要積極、勇敢地面對世界一切，藉此構築強勢而威權的父權社會觀。如此，俗世說詞：「女性不可乘船」會不會是男性害怕權力被分享而訂定？所有的二元辯證皆為歧視，就如「性別」框架住一個人展現的特質跟極限可能；往日女性即使權利受到迫害也未必意識到，因為從來沒有人因傷害而反抗發聲，縱然至今性別框架仍隱匿在現代生活中。恐怖片即男性價值觀所折射出來，影片中女性往往不斷尖叫、奔跑，男性總以英勇的姿態拯救女性，或是戰火餘燼中僅有一名「聖潔」女子獨活，這些皆為世俗所期望女性呈現的面貌，反之不符普世想像則會遭到無情的評判與責難。

「空曠的鹽田未變，只是白鷺鷥少了，良久才看見一隻形單影孤低空掠過，好似她們這代少年人，各自飛離鹽田過著各自的生活，他們都是一隻隻去了不回的白鷺鷥。」

戶外探訪由老師從一地一景延伸出整座時光脈絡，將日治時期的鹽工宿舍、溴素煉製場以及鹽田原址等經口述在眼前鋪展開來，縱使當年寫下的文字已然漫漶不可辨識，但有人依然為它記憶著，記憶著關於鹽村中潔白如雪的鹽粒、時光敷塵的足拓，佇立鹽格擦汗的辛勤工人，每一個都清晰無比。路經村落廟宇—保興宮，偶逢三位昔日鹽工今已年邁正在埕中乘涼，其中一位老爺爺曬得一身黝黑，腳底一層厚厚鵝黃色繭皮彷彿包裹著一生供給家園的勤苦，眼神落寞地凝睇著遠方，猜想興許是憶及昔日人物已然星移。我也是會想念的，但若「執著」於過去心，就不能從容悠遊於大千了；不如釋放，所有東西還是可以回來每一個時刻、回憶當中，生命會將之重新整合、重估，使歷史的不可逆化作生活的順遂，只是重生的樣貌變了而已。

赤腳裸足踏上松木鋪成的陳舊亭內，我們退居陰影之下，見老師將雙腿浸入中央的澄澈水池，訴說最後一段旅程故事：年輕人離開原鄉尋找生存之機，而現代都市展現著興建高樓的生命力，以交通、以速度來告知我們城傾消逝，如成往壞空。一眼望去，村落彷若一座水汽逐漸蒸發的池格，終究有一日裡頭的海水會乾涸，只剩下一粒粒鹹澀的溫熱鹽滴。我們地聽著，沉默了。在離開鹽埕之前，老師說：「修完這堂課，或許你們就不會再來這裡了，但是從鹽學到的道理是一生通用的。」聞言，我們最後回望。

鹽，皎潔如雪，由人們汗血與海洋底蘊凝固而成；它是固態眼淚，化入口中，在心底氾濫成海；它構築個體本身，隱喻著人生的悲歡苦澀循環，不可逃避也無以避免，就如弘一大師遺墨「悲欣交集」道盡一生。